

熙朝名臣實錄

歷代名臣實錄卷二十一

秣陵 焦 竑 輯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巍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

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

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敬公簡勝後之

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

、嫉、賢、者、

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

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

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

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

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

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

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徂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

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對

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

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

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

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

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

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澗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

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卽

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

卿爲朕論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

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

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旣

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

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

格高邁議論英偉曾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

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亦通

此公氣量學力勝胡敬者百倍從祀

南陽之薦士英宗之禮賢亦千古

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避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箕筮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腠泊脂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

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剝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歿卽瘞于道題曰闕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鎮祀之

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

白沙敬齋皆山陰有之門

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册取易修辭立
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
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
有莆田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
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
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
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
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

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
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
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
詞臣謂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
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
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
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
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
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懼
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
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
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
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
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
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
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
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
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言常復公
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

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成癘寧後
 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
 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
 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疏解官去
 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此人所難近日楊僉所少事事難近 秦陵
先生亦然
 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
 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
 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

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

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
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
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
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
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
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
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
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
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
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

第不殺人必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諡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辨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人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梟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

士踏歌蓋 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

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
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

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
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
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
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寧之
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
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歸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
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 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照闕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

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蔣。定山。公欲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爲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蔣定山

公名佃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
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况
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
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
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
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
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
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
行避惡若雉聞善若鶩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

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傍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蘊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

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劄目以同官公過連逮、
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
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
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
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
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聽
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
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
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
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卽家起儀制

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槩大學士斬貴從受學
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
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
八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日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
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
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
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致仕王烈、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隸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隸、御史魏璋附劾劉、啖璋能去隸、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隸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隸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

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
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罷架妖言惑衆罪成
刑部侍郎彭韶辨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史目彘謫戍
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
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都御史秦紱
檄遣董修麟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
十六

御史陳公

事

秦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

戊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遵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妨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霧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

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
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葢妻子服食麤糲一女
適彭惠安孫輔嫁其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
坐十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
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
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
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
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

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二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

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
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于祭
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
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學生今吾數
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
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
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
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璿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教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宏甫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贊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遺之事龍谿於越東與龜谷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遂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二

秣陵 焦 竑 輯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其引書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晬面益背論甚竒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禮湯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具、眼、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權編修時陽明王

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暉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

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

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嘉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訓、二禮經傳、淵春秋、三傳、古易經傳、淵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後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

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目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鳴，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禹洞。年九十五。有大星墮于巖，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三秋宴客，修汰定喪祭之制，頒

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柳卿葬日，曠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傅，習幼儀，郎中高選，竒之曰：「此天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末總帥，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

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克然有得督學楊遠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聞其賢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較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諱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

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富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問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伯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筭，人以是服其先見。杜

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
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
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
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
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
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
詔陳言六事其遺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
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
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屣踰蹈泥
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

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

可不難致。大禮議典，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醵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著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集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牘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闕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釋其爲王佐才。陞南宗

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
塑像以志不忘云。既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
清簡得閑，門讀書，兼設教，鷺峯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
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公托
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比祭酒，通國送之，
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
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
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
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比祭酒，監中教
典，士氣踴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

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乎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磨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

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
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
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
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一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
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察長崔走簡欽祭張
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
言如此 上將躬視 承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捧表
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孺相枕楮語所在隨宜堊之
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

生母疾，病頭風，惡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贖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采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爲輟朝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塋事。公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他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啜菽。衣無長者，子生不以私事干

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爲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諡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

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史，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補辭反覆問，風疑大釋，口道在是矣。自是

從陽明先生

周旋云云。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

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典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官僚。召入爲司經。

局洗馬克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

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
眾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慮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
人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倣意讒者因中傷之竟
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
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且
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

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噉齧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非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卽日造江。

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諾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踈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

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
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次虛
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
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
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
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語持切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
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
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

師而學學不誠矣。徃教教不立矣。不徃是不仁也。必徃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徃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匪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永璧。從補雍。皆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竒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

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
外緜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邇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
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輩思悠然講論鏘然不
管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
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蕪則迎之李文定迎之
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董瑞丞迎之建
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
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庶教彬彬盈
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遊講三歲多宗順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慙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

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山。月朔率子弟。肅衣冠。攷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齊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于敦孝弟。縣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既薦於朝。部擬召。

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志。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息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東脩之間。畏之若苞苴。行必憚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崑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猥巧慧辯。未嘗一

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衽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忝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惻愍，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審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

度而時學微本體益精頤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又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通於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濠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

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

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

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

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

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

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

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真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比而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喪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比而而後爲禮乎。問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乘其騾，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藏也。吾之誠積若茲，猶未及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膠鬲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

問之事，問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日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

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
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
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
人子、殺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專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
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
首往授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
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
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

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頴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問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璠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

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
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
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
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
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
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
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
是無善無惡之物善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
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
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

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

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

根亦隨處對治安得入悟真悟法非實也

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
詔之公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
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
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
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
諸君只舉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
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
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
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柩歸越經
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肖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甲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增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其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蘆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

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
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
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磨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
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
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
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
億測附會道場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
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諺承受記時舉六
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纒一

二衰年口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正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起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歿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

信而解也。允合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兩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湖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倚興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又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課○餘○知○道○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謫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

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固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唧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

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入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

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闕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審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 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崗高蘓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

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遂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
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
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
公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官僚上面諭宰
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
布袍嘗居宜典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之
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
刺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
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
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

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喞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痲瘵切身。

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竄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起。竄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比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遷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卽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有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

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舡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舡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

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相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飢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

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叟師德周旋女上之朝豈誠戀戀于府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盧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

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躑躅姑蘓，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之，自知爲夢，呼曰：汝性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爲人。年十

五聞昭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欽
目端坐同舍生請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
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
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
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
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
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
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
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官朝儀忤旨，罷爲民家。若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爲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蒼鬱，關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若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舉。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變而嘗郤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借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

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流瀝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聞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嘗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公畿以專靜不達，相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譬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裁侮褊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

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
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

得此物，向來自渾成。

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
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
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
爲得手。湏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
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略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
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
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其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寬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益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旣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澹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嚴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

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已，撻市引辜之裏，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上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恭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頌之，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又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

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開關臨田寺。儿上置鏡與孟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遊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惠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

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劾而目不瞋。擾攘而氣

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浸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如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

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卽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趨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啗，典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肝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

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人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

後來見之不到。性德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故其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鹽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盡。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周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奮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用。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

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神廟在御。復就家起公。

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史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有職。皆追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比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榆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

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嬖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避公在太僕值同政寢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

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定改

公名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葢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

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襟。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豈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公，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

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

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

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

求世務人才，相與稽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

不為首鼠兩端，萬曆之元年，君嘗躡直，御史某且請進講，

列女傳，一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

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是近 皇位，不可去，

可使習為善，勃貂管蘓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

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

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咏其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克經筵講官既入侍金
華退而嘆曰明主方孳孳向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
不竭忠畢智以迤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
有所感孚焉初上御曆覃恩公卽疏自太僕公寃狀請
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
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
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
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爲後蓋若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紫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
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瞋公平
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顧務以實踐
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答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
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媮媮事人然坦焉躡中
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
其炎炎時甲者蟻附高者鷲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
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喪請留病請禱粟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
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
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
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瘞喪葬悉遵
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
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
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
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
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
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

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定陵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躡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年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駁駁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

生而稟學焉。徃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闕。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克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高皇帝御製

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
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
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輓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舂
錫，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
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
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
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湏臾忘。雕一小像，出必告
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
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
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

卷二十二
三九
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
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
不。視。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
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
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
解。論。學。存。筭。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
義。等。書。行。於。世。